

《老照片》編輯部 編

名人身影

「老照片」

二十年精選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編者的話

為編輯這套精選集，把已經出版的一百多輯《老照片》又從頭瀏覽了一遍。與這些一一經手，刊發於數年前、十幾年前乃至二十年前的稿件驀然相對，絲毫未覺其舊，反有歷久彌新之慨。進而更加篤信，溫故而知新，《老照片》永遠不會“老”！隨著圖文一頁頁掀過，又彷彿是一次對《老照片》本身的懷舊之旅。二十年來，與作者、讀者以及編輯同仁們交往切磋之種種，點點滴滴，旋又歷歷在目……

作為一種陸續出版的叢書，《老照片》以“定格歷史、收藏記憶”為己任，迄今已出版了一百一十五輯。《老照片》的稿源大致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國內各檔案館、博物館、圖書館的館藏；二是老照片愛好者、研究者的收藏；三是民眾個人的家藏。上述三個方面的來源，從不同角度建構了《老照片》的面貌，也為一百多年來中國人的生存與發展，留下了一部自發的、原生態的文獻，並且隨著《老照片》的繼續出版，這部文獻還在不斷地豐富、拓展之中。誠如著名文史學者傅國湧先生所言：“一百輯《老照片》放在那裡，時間就在裡面沉澱，那裡埋葬著過去，許許多多真實的生命曾經活過、愛過、痛苦過、奮鬥過……”而著名藝術家陳丹青先生在評論到《老照片》時則說：“二十年來，它已成為全體國民的私人照相簿，人人會在其中找到既屬於親屬，又屬於國家的記憶。這是一份持續遺失而遭貶值的記憶，《老照片》使之不斷擴展、傳遞，默默增值。”

比起眾多的類似出版物來，《老照片》顯然是幸運的。甫一面世，即為讀者所接受，並一度洛陽紙貴，風行天下。後雖經眾多仿製跟風者的衝擊，以

及書業的風雲流變，《老照片》歷二十年而猶存，庶幾成就了中國書業一個不大不小的奇跡。在業內和讀書界組織的各種評選中，《老照片》這些年也多榜上有名，其中入選“改革開放 30 年最具影響力的 300 本書”和“共和國 60 年 60 本書”，幸得從汗牛充棟的出版物裡脫穎而出，其影響所及，實出吾輩之意料。

《老照片》這樣一本並不起眼的小書，何以獲得讀者與社會的這般青睞？2009 年“共和國 60 年 60 本書”的入選評語，曾這樣說道：“十餘年來，不斷出版的《老照片》以樸素而溫情的獨特方式記憶和見證歷史，使我們得以在過去朦朧的霞光中，重新想像遙遠的過去，重新認識和反思切身的社會生活。”這段評語，是否道出了個中原委，不好貿然結論，但其對《老照片》的概括，身為編者的我們，聽來卻心有戚戚焉。

在《老照片》出版二十周年之際，推出這樣一套精選集，於老讀者而言或為一次重溫，對新讀者來說，當不失為認識《老照片》、走進《老照片》的一個契機和一條捷徑吧。

“《老照片》二十年精選”係從已經出版的《老照片》第一至第一百一十輯中選編而成。選編時囿於敝帚自珍，這也想選，那也想收，以致最初的選篇大大超出了預定的規模，於是不得不一次次地忍痛割愛，弄成現在的模樣。其遺珠之憾，實所難免。

此次選編，每本的篇目順序，大致按照照片拍攝年代的先後編排。除對個別篇章的文字和圖片稍事修訂、刪減外，餘皆一仍原貌。

馮克力

2017 年 11 月

目 錄

與先祖段祺瑞留學德國有關的幾張照片	1
薩福楸與薩鎮冰	10
秋瑾就義前後事	15
蔡鍔與袁世凱	18
義寧陳氏剪影	23
我的祖父朱希祖	33
故人與故宅	42
同仁堂樂松生的家族	54
蔣介石與陳潔如	57
你不認識的宋美齡	61
蔣經國與他的家人	74
回憶父親朱培德	80
父親顧頤剛早年的幾張照片	94
梅氏五兄弟	101
家父李濟與學人的交往	109
佛心相印 —— 豐子愷與廣洽法師	121
生死陳布雷	130
胡政之和他的時代	136
我的父親母親	144

圖片中的胡風	158
郎靜山鏡頭裡的名人往事	170
清華名師的家藏照	189
憶康同璧母女	204
正在有情無思間 —— 史良側影	220
但教莫絕廣陵散 —— 記水利專家黃萬里	243
學人張政烺	253
雷震與《自由中國》	265
掃大街的黃金榮	278
吳滿有的故事	280
毛澤東與潘光旦	286
1959年：夏日的旅程	288
胡適與蔣介石	296
在聶魯達家做客 —— 紀念巴勃羅·聶魯達百年誕辰	308
我所見到的胡志明	322
遇羅克一家的故事	334
林昭印象	345
張志新殉難二十四年祭	354
傅敏與《傅雷家書》	358
憶達成	366
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377
我的老師周輔成先生	401
母親張純音與顧準伯伯的交往	425
在苦難中磨礪 —— 寫在父親趙儷生先生的祭日裡	449

與先祖段祺瑞留學德國有關的幾張照片

段 爻

2000 年夏，我飛到了令人心馳神往的美麗國度——德國。當我在特里爾（馬克思家鄉）的古羅馬城門上極目遠眺時，在科布倫茨的威廉大帝巨型紀念碑下盡情冥想時，在波恩（貝多芬家鄉）的萊茵河畔悠然徜徉時，當舉頭仰望將我的視線與靈魂一併帶入雲端的科隆大教堂時，我的心卻時時牽掛著另一個地方，它就是位於科隆以北 60 公里處的埃森市克虜伯兵工廠，那是我的先祖段祺瑞在 110 年前（1890 年）曾經學習的地方。

尋根溯源、崇拜祖先似乎是深埋在每個人骨子裡的本能，有一天會突然不可抑制地顯現出來，我對歷史的探究動機就是這幾年才變得強烈。2004 年底，我冒昧地給克虜伯檔案館的羅爾夫·斯專默博士發了封電子郵件，詢問他能否幫助我找到 1890 年中國留學生在克虜伯兵工廠學習的照片。在翹首企盼了一段時間後，斯專默博士請黑林·穆特博士給我寄來了幾張 1890 年中國留學生的照片。當我看到了先祖段祺瑞身著清軍軍裝的身影時，心情異常激動。我想這些珍貴的照片連他自己都不一定看到過，他更不會想到，百年後他的玄孫女會在遙遠的國度尋得他的蹤跡。穆特博士還為我介紹了柏林的中國問題專家伊麗莎白·柯斯卡女士，她曾出版過有關 1884—1890 年德國教官在中國的書，柯斯卡女士在百忙中給我來信，介紹了一些非常有價值的信息。在此我要向三位德國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的先祖為何能到德國留學呢？說來話長。先祖段祺瑞是唐太尉段秀實的第 38 世孫，祖籍為江西鄱陽湖畔的波陽，明末遷至安徽英山（今屬湖北），後遷至壽縣，最後移居六安。段祺瑞於同治四年（1865 年 3 月 6 日）出生於



圖 1 1890 年攝於德國埃森梅噴射擊場。左一為德國教習瑞乃爾，右二為段祺瑞。餘者為商德全、吳鼎元、孔慶塘、滕毓藻。

六安，1870 年 5 歲時，遷至安徽肥西縣陶崗村。因日後功成名就，繼李鴻章“李合肥”之後，段祺瑞被稱為“段合肥”，所以家裡人都把安徽合肥作為祖籍。段祺瑞的祖父段佩早年與劉銘傳販過私鹽，辦過團練，後隨劉銘傳、張樹生、周盛波、唐殿奎、吳長慶等所屬的團練編入李鴻章的淮軍，官至淮軍統領。1872 年，7 歲的段祺瑞隨祖父段佩在江蘇宿遷兵營裡讀私塾。1879 年 14 歲時，其祖父去世，家道中落。1881 年，16 歲的段祺瑞懷揣僅有的一塊銀元從合肥出發，數十天徒步兩千餘里，來到山東威海投奔任軍中管帶的族叔段從德，做哨書。1882 年，其父段從文到威海看望他，返鄉時，在離家只有二三十里的地方，被同行的兩人害死，盤纏及為段祺瑞置辦的結婚物品都被搶光，段祺瑞請假奔喪卻未獲批准。時隔 8 個月，其母因極度悲傷而去世，拋下了 12 歲的大妹段啟英，10 歲的二弟段啟輔（碧清），9 歲的小弟段啟勳（子猷）。連遭失去祖父、父母的變故，撫養弟妹的重擔落在他的肩上，18 歲的段祺瑞性格變得異常堅毅、頑強和冷峻，並具有強烈的責任心。他除

了撫育培養過自己的弟妹、子女，還有妻弟吳光新（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曾任陸軍總長）、侄子段宏綱，還資助過吳清源等許多位棋手和學生。

1883 年 10 月，法軍炮擊錦江清軍駐地，“中法戰爭”爆發，國家急需培養更多現代化軍事人才。1885 年（光緒十一年），淮軍首領、北洋大臣李鴻章接受淮軍將領周盛波、周盛傳的建議，奏請清廷並獲准在天津創辦中國第一所陸軍軍官學校——天津武備學堂。是年，段祺瑞在山東駐地以優異成績考入了其中的炮科，成為 100 名首期學員中的一員。學堂聘用德國人為教習，學習天文、輿地、格致、測算、算化諸學，炮台、營壘諸法，演習馬隊、部隊、炮軍、行軍、佈陣、分合、攻守諸式，並兼習經史文義等課程。段祺瑞考試成績總是“優”。

1886 年（光緒十二年），21 歲的段祺瑞與江蘇宿遷舉人之女吳氏結婚。這一年，李鴻章親自到武備學堂視察，學堂專門進行了馬、步、炮、工程各科的綜合演練。炮科演練的內容是炮擊海面活動的浮靶，第一炮沒打中，接下去的幾炮則更糟糕，李鴻章的忍耐程度已經達到了極限，生氣地站起身來。就在這時，段祺瑞指揮的小組第一炮就打中了浮靶，接下去更是每發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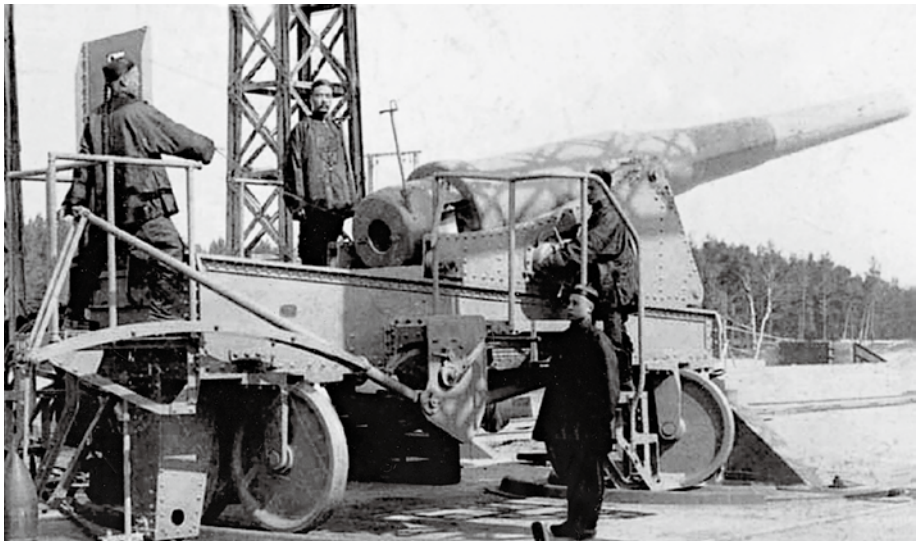


圖 2 1890 年，段祺瑞等五名中國留學生在德國埃森梅噴射擊場實彈發射口徑 280 毫米克虜伯大炮。段祺瑞（右一）正在登上大炮。

中。演練後，李鴻章接見了段祺瑞，當得知段祺瑞是自己的同鄉，其祖父等家族成員許多都曾是他手下的淮軍官兵，非常高興。接著又考問了一些軍事問題，段祺瑞都對答如流。李鴻章讚揚段祺瑞是“熟知軍事，俾易造就，是一個可用之才”，他讓手下記下了這個學員的名字。

1887 年夏，段祺瑞 22 歲時，我的曾祖父段宏業（俊良）出生。李鴻章親赴天津主持了武備學堂第一屆學員的畢業考試，段祺瑞以“最優等”的成績畢業。李鴻章在給朝廷的奏章中寫道：

“臣親臨考驗各項操法，一律嫻熟，試以炮台工程做法及測繪，無不洞悉要領，因擇其屢考優等生，飭令回營轉相傳授。學生之著者有：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段芝貴、陸建章、王占元、雷震春、張懷芝、曹錕、李純、蔡成勳。”（見《李鴻章全集·奏稿》）

段祺瑞結束了兩年的軍校生活，被派到旅順港去監督修建炮台。旅順海岸上的炮台有 12 座，共安裝了七八十尊炮，為之他付出了不少心血和汗水。



圖 3 清廷特使洪春（左八）與克虜伯公司談判購炮事宜。右二為段祺瑞。

可惜，幾年後的中日甲午戰爭中，據守要塞的清軍將領不戰而逃，這些炮台沒等發揮作用，就淪入日軍之手，他為之心痛無比。

1888 年冬（光緒十四年），清政府遴選五人到世界一流的陸軍強國德國學習軍事。1876 年，清廷曾經首次派卞長勝等七名中國官費士官到柏林軍事學院學習軍事。

1874 年 11 月 5 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將海防事宜擬定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六條上諭。“簡器”主要是指購買西洋船炮，各督撫在奏摺中大多認為德國克虜伯兵工廠生產的武器最為精良。因為在 1870 年的普法戰爭中，普軍的 120 尊大炮集中轟擊法軍陣地，把法國步兵阻擊在 2000 米以外，正是克虜伯火炮為普軍贏得了勝利。克虜伯大炮顯赫的名聲為克虜伯兵工廠帶來了全世界的訂貨，使之成為世界著名的軍火工廠。李鴻章曾稱讚道：“該國近來發奮為雄，其軍政修明，船械精利，與英俄各邦並峙。”從中可見李鴻章對德國陸軍與武器的欽慕之情，克虜伯大炮成為洋



圖 4 留學生與克虜伯公司人員合影。後排右五為段祺瑞。

務派官員們購買西洋火炮的首選。

本次擬派赴德國留學生名單送到了李鴻章的手中，他發現，5 人中有 3 人是山東籍，2 人是安徽籍，頓感不悅。李有很強的鄉土觀念，竭力培植和加強自己的勢力。他沒忘武備學堂那位“最優等”的學生、自己的小老鄉段祺瑞。於是大筆一揮，將其中一名山東籍學生的名字勾去，改成了段祺瑞的名字。經過嚴格的考試，段祺瑞以“第一名”的成績獲准到德國留學。他告別妻子和一歲的兒子（我的曾祖父），遠渡重洋，到世界一流的軍事強國德國學習。與他同行的都是天津武備學堂的同學，他們是：吳鼎元（後任新軍第 5 鎮統制，曾參與段祺瑞領銜簽名逼迫清帝退位），商德全（後擔任營制炮兵幫統兼任左翼重炮隊領官，北京清河陸軍中學校長，天津鎮守使），滕毓藻（後來的情況不詳），孔慶塘（後任雲南普洱鎮總兵、雲南臨元鎮總兵，任大同總兵時剿滅過劉天佑起義），陸軍大臣蔭昌作為督學與德國教官瑞乃爾一同前往。

他們先在德國柏林軍校學習軍事理論與操練課，經過一年的緊張艱苦的學習通過了考核，繼而到德國克虜伯兵工廠實習炮工。

德國軍火輸入中國始於 19 世紀 60 年代，克虜伯公司於 1870 年（同治九年）首次派遣公司人員、原普魯士炮隊下級軍官瑞乃爾來華推銷軍火。

瑞乃爾（Schnell, Theodore H）是克虜伯公司最早派到中國的軍事教習。1870 年，他供職於山東登萊水師，因為登萊水師購買了克虜伯火炮。瑞乃爾略通漢語，他一面傳授克虜伯炮的使用方法，一面幫助操練。瑞乃爾性情篤實，工作極為勤奮，教學中言傳身教不遺餘力，還常常用自己的薪水獎勵學員中成績突出者，教學效果顯著。山東巡撫丁寶楨曾上奏清廷對其予以嘉獎。

1886 年，瑞乃爾被李鴻章聘為天津武備軍校陸軍教官。1889 年，瑞乃爾要回國研究新技術，李鴻章就讓他帶領段祺瑞等五人到德國學習軍事與造炮技術。瑞乃爾回到中國後，經天津海關稅務司德瑞琳推薦，與額德茂到旅順炮台做教習，協助北洋海軍作戰。甲午海戰中，他曾勸說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向日軍投降，被丁汝昌嚴詞拒絕。丁汝昌死後，日軍佔領劉公島，瑞乃爾等被遣送至煙台，1897 年死於武昌。

來到德國後，5 名中國留學生看到了自己國家在軍事、工業、商業等

方面與德國的差距，受到了極大的震動，為了振興自己的國家，擺脫落後捱打，備受屈辱的局面，他們拚命用功學習。在柏林軍校中，軍事理論學習任務繁重，考核氣氛緊張；在操演時，移動炮位、壘炮台的反覆操練消耗體力非常大，商德全因勞累過度患病吐血。但是，他同其他四位官費留學生一道，終於以堅強的意志完成了學業。

商德全回國後任新軍營制炮兵幫統兼任左翼重炮隊領官，他性情耿直，因得罪慈禧太后被免職。後由其留德督學陸軍大臣蔭昌的保舉，做了北京清河陸軍中學校長。後任天津鎮守使。徐世昌做總統時，被調任有名無實的將軍府將軍。

上世紀 20 年代初，商德全辭職回到天津，他沒有像其他下野官員那樣寓居租界，而是回到自己的老宅——河北金家窩，在幾間老房裡度過餘生。1930 年商德全病故，留下的錢還不夠辦喪事的。當地人感念他在任時為老百姓做了許多好事，紛紛慷慨解囊，湊錢給他辦理了後事。

1890 年，在德國的中國學生寥寥無幾，他們的奇特裝束，尤其是腦後的長辮常招致德國人的圍觀與訕笑。一日，段祺瑞在遭受恥笑後回到寓所，



圖 5 1890 年秋天，克虜伯（左三）親臨梅噴射擊場，指導訓練中國留學生。

怒氣沖沖要剪掉那條可恥的辮子。督學蔭昌立即勸阻他，認為剪辮子還是先電告朝廷為好。朝廷回電將段祺瑞大加訓斥，堅決不許他剪辮子，段祺瑞只得作罷。但身處海外的段祺瑞，在學習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的同時，也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響，對清廷的陳腐沒落深惡痛絕。其蔑視腐朽清廷，嚮往先進共和體制的心跡由來已久，所以日後才有為共和奔走籌劃，四次發電逼迫清帝退位，三番五次奉勸袁世凱放棄稱帝打算並以武力趕走張勳，主張共和、維護共和、反對帝制的“三造共和”之壯舉。

後來，其他四人先期回國。段祺瑞又奉命單獨留在克虜伯炮廠學習了半年。學習的內容主要有：彈殼加工、炮管膛削、銑磨來復線、灌注優質鋼、鑄鋼、銼刀製造等；還有檢驗鋼材牽力、擠力試驗；各類炮的型制構造、使用和保養等。

李鴻章是德國軍火器械的大主顧，德國商界盼望通過他進一步開拓中國市場，李鴻章訪問德國埃森，弗里茨·阿爾弗拉德·克虜伯宴請李鴻章。段祺瑞等在克虜伯兵工廠學習的學生不在邀請之列，李鴻章得知後很不高興，他讓駐柏林大使轉告克虜伯先生，在中國人看來，輕視在外學習的孩子，就



圖 6 克虜伯公司的車間內景

等於藐視他們的父母。克虜伯聽後深感慚愧，連連道歉並請段祺瑞等人都來參加宴會。段祺瑞在德國學習期間，收到了李鴻章給他的兩次來信，信中鼓勵他要“精學苦練”。

1889年，段祺瑞長女段宏淑出生。為了報答李鴻章的知遇提攜之恩，大約20年後，段祺瑞將長女段宏淑嫁給李鴻章的侄孫子李國垣，育有一子一女。

1890年（光緒十六年）秋天，25歲的段祺瑞自德國歸來，奉派為北洋軍械局要員。

1891年，段祺瑞調回威海，任隨營教習5年之久。其教練嚴格，傾其所學，以身為範，同時性烈如火、剛愎自用也很出名。

1895年1月，甲午戰爭日軍進攻威海衛時，北洋艦隊部分軍官與士兵堅持抵抗。段祺瑞深受抗敵官兵們愛國熱情的激勵，親自帶領武備學堂的學生幫助搬運炮彈，與日軍展開激戰，體現了軍人應有的愛國精神。

1895年12月，段祺瑞隨袁世凱到天津小站編練新軍，任炮兵營統帶、隨營學堂總辦，兼炮科班監督和總教習。培養出中國第一支炮兵部隊，成為中國第一任炮兵司令。

1905、1906年，清政府調動數萬新軍會操，即軍事演習。段祺瑞兩次擔任北軍總統官，這次會操標誌著中國野戰軍的正式形成，陸軍走上近代化道路。

另外，新軍隨營學堂培養大批的軍事人才，北洋軍官半數為段祺瑞的弟子。清廷因其辦學有功，官位更進一級，並加二品銜。

段祺瑞“在同輩中推軍事學第一”，他的另一個重大貢獻就是為新居編練釐定練兵章制、操典和編譯兵書。1898年，袁世凱將小站練兵經驗彙編成書，定名為《新建陸軍兵略錄存》，這是中國近代軍事史上少有的一部軍事文獻，至今沒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視。袁世凱又仿照各國戎政，詳擬兵法、操法、軍規、器械，彙編成《訓練操法詳晰圖說》。共編成清冊12本、陣圖1本、圖說清單一件。該書被指定為新軍的教科書。袁世凱說：“練兵章程、戰法、操典，半皆有其手訂。”所以，段祺瑞與馮國璋、王士珍三人被稱為“北洋三傑”。

（原刊《老照片》第41輯，2005年6月出版）

薩福楸與薩鎮冰

林冠珍

如果不是編輯《莫理循眼裡的近代中國》，我無論如何都不會把大名鼎鼎的海軍耆宿薩鎮冰與書中人物薩福楸聯繫在一起，更不會把薩福楸與福州薩家聯繫在一起。

初版《莫理循眼裡的近代中國》時，照片中有不少雖知人名卻“生平不詳”的人物，甚感遺憾。其中有一張北京同生照相館拍的照片（圖 1），照片主人斜披綬帶，西裝革履，一派儒雅，題款為：“莫里遜先生惠存 中華民國四年五月 薩福楸謹贈。”好秀氣的楷書，可惜我們沒能查到此人的背景。書出版後，一位台灣讀者在網上提供了線索，他說，這人是民國時期鼎鼎有名的中國銀行總裁。

提供線索的台灣讀者，既沒留姓名也沒留聯繫方式，因此無從請教。到谷歌、百度上搜索，也幾乎沒甚麼線索。我們查閱了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編的十大本民國圖片集，只有一張 1915 年擔任中國銀行總裁的李士偉的照片。可見薩福楸存世的資料很少。

福州薩氏是名門望族。經多方查證，我們終於得知，薩福楸正是福州薩家人，他的兒子薩本仁先生現居汕頭，原是汕頭大學歷史系教授，已退休多年，但仍活躍在學術界。

薩家除海軍界的薩鎮冰外，還有科學教育界的薩本鐵、薩本棟，工程界的薩本圻、薩本茂等名人。1912 年 2 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將大清銀行改組為中國銀行，薩福楸是中國銀行第二任總裁，也算是金融界的精英了。

筆者猜想，薩福楸與莫理循的來往，大概與“善後大借款”有關。



圖 1 1915 年 5 月，薩福楸贈送給莫里遜（莫理循）的簽名照。